

叫老師太沉重

共同科 董毓葳

編者按：

董毓葳老師，任教於交大廿多年，認真負責的教學態度，深獲學生好評。同時自前年起，更接下「交大友聲」的執行主編工作一年，推出一系列主題探討，如「交大人的特質」，也受到熱烈回響。以她與交大的深摯情緣，何以作出令學生、同事都驚愕的「提前退休」決定？且讓我們聽聽董老師的心聲……

上星期五下午，上完古典小說的課後，有位同學告訴了我網路上的消息。對一個自上學期起就規畫，目前已打理好一切，準備八月離去的我來說，一時真不知如何面對。一連幾天，我睡不著覺，也不敢上網路看同學的話語，我可以面對同事、家人時，搬出千百種理由，卻在看到同學時，慌亂而不知如何圓說。對一個為學生做得那麼少，卻從學生處得的那麼多的老師來說：叫老師實在太沉重。但是，究竟為了什麼要離開？似乎我也有義務要把這些心路歷程，向愛護我的人一一解說。

這一切，得從剛來交大時說起。那時，年輕的我只知道：「我是老師！」我看到的是老師的榮耀，卻不知曉老師的責任，而管科六十七級的學生確實讓我享盡了一切權利；我戀愛的時候他們怕我上當，我結婚的時候怕我委屈，現今每端起一次咖啡杯或茶杯的時候，黃舟山、邱莉莉等人的愛就又溫暖我一次。隔著二十多年的回憶，當年田美街紙燈下舞會時，航技大樂隊第一小喇叭手「吾愛吾師」的甜美音符依稀耳畔。我懷念那

元宵節與第一屆僑生擠在客廳分享湯圓的往事，以及多年來和同學促膝談心的日子。就這樣，我在講臺上教書，卻也在講臺下學習。如果說我對學生有關懷與尊重的話，是他們為我注入了這源頭活水，我才慢慢有了：被叫做老師，是甜蜜也是承擔的感受。

因而，我開始會想一些較大的問題；一個老師要怎樣對待自己的學生？教書的目的在那裡？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一個人的理想藍圖要如何描繪？記得金恩博士在一九六三年發表了一篇名為：「我有一個夢」的宣言，呼籲美國黑白種族的平等對待。雖然不久後金恩被暴徒刺殺身亡，而這樣一個恢宏氣度的夢，卻從此匯為美國民權運動的壯闊波濤。做為一個老師，我因而也有了一個夢；我知道活著並不能使人了不起，選擇怎樣活著才能使人不一樣。生命，在個人的座標上，不過就是一條從生到死的短線。若把它放在一個歷史的大座標上時，年壽不是幾度夕陽紅的更迭，而是青山依舊在的壯闊。「不能只活一個自己」的想法，使我開始一再反思「交大傳統」的意義與價值；因為與歷史一起走過的，才成學校。與師生榮辱相共的，方為校長。與學生一起成長的，才是老師。我知道要圓這樣的一個夢，需要許多的學習，輕易的被尊為老師，可能就不知它背後的沉重！

漸漸的，生活的圈子不一樣了。我揮別了筭路藍縷的日子，來到宏偉的大樓，研究室變大了，人也變遠了；知識分子做久了，心就難感動了；共同科不共同了，交大也不

友聲

交通了；教授光環在頭上亮著，學生地位在心中暗著；知道怎樣做對自己最好，卻不知怎樣做對學校最好；升等雖然變難了，做老師卻一下子變得容易了。不能有夢，該是離去的時候了。

直到那天，一個學生提醒我；人文的老師是校中少數可以談心的對象，而共同科老師應該在生活觀照上先深遠地影響他們。因為交大的學生，在畢業後，必是中堅，他們無可避免地要站在社會的大座標上，為整個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剎時，把我從「願為五陵輕薄兒」「天地興亡兩不知」的個人無望中棒喝了出來。雖然不願保有職業，仍然還能保有志業。我願仍留下一門課，在那樣一

個班上，我會好好的認識、了解、關愛我的每一個學生。將人文理想的夢與人分享，也將把今日的期許化作明日的回饋。同學對像我這樣一個淺薄老師的深深祝福，再一次提醒了「老師」的意義，讓我在離開講臺後，知道生活中：「我是學生」！

此時，綜一館六樓的陽光細細地環抱著我，它絮絮地提醒我過去的溫馨、現在的溫暖，在同學們太陽般的朗照中，我希望過、感動過、努力過，在日腳二十年如一瞬的游移中，你們讓我，不再沉重，輕一鬆一地一走一過。

四月二十三日誌於交大

北京來鴻

廖慶豐

今天從台北經香港飛北京，看了361期《友聲》「笑看梅竹半甲子」P31我有話要說。

在民國60年，蕭瑞洋學長（電信61）主辦的第三屆梅竹時，因兩校同學氣氛過於火爆，甚至還上告到全國足球協會的國家裁判；所以第四屆（民國61年）未設錦標賽（總錦標由主辦方清華保管），只辦了接力、拔河、演講（英語）與辯論四項友誼賽及其它康樂活動。

第五屆（62年）由交大主辦，我擔任籌委會（由交大六人、清華五人組成）主席，在寒假第一次會議就訂下了幾項原則：1.儘量集中各項比賽於一週內，以免耽誤課程學習。2.籌委會應以中立的立場使得年度大賽順利進行。3.我們甚至嘗試著替傳統訂下規矩，規劃了11個（籃、排、足、棒、棋、橋、演、辯、接力、拔河及趣味競賽）以團體隊為主的單項錦標，以免每年各校一旦出現了奧運級選手則力爭增加一個單項，而徒增兩校同學之間無謂的爭議；雖然當年的作法有點替杞人憂天（一笑！）；至少程天縱學長（電工63級）就不太贊成我的提議；不過好像連續七、八年都是以此11項決勝負，也算我們的後見之明吧！

我的澄清將使得統計29年來的結果改成交大十勝、清華九勝、三次平手，七年停辦，我無意為交大連續八年未贏回總錦標平反，實在是想讓歷史的歸歷史，同時也為在校同學及師長們打打氣。

比賽一定要求勝，（勝之以武，但不至於你死我活或用小動作），畢業二十多年，兩校同學在天涯海角重逢時無不津津樂道梅竹往事，當年設立「梅竹賽」的宗旨，是要這兩所理工學府透過體能及文藝的競技而達到五育並進的平衡發展；兩校精英都屬於業餘中的業餘，在不妨礙專業課程的學習過程中，而能聚集同好在優良教練的指導下又能奪得錦標，那肯定能為帶動風氣產生重要的影響，否則豈不是「捨本逐末」？畢竟清華交大兩校都是培養跨世紀工程師的搖籃，萬萬不可「因噎廢食」或甚而「本末不分」。